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姦臣四

方俟高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以道

方俟高字元忠開封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尚書
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高時避亂沅
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高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
高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
高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陸辭希秦檜意譖
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
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
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高代治遂誣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彥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士儂請以百
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儂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
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
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
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
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
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
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庶不許他用蓄積稍可備
緩急梓宮還以高為攢官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

唐卿副之。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尚妄劾浚。下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老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尚以聞。尚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挽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尚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唇大方交。章劾尚。尚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尚變事實。上之。張浚以尚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事。欲受命於金。尚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尚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尚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尚還。尚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甚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佐胄以父任
入官厯閣門祗候宣贊貝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
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
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
居慈福宮而佐胄雅善慈福為侍張宗尹汝愚乃使
佐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佐胄兩至宮門不獲
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
甚慷慨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佐胄佐胄馳白汝愚曰
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
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之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佐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
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
加郭杲節鉞而佐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
佐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
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佐胄謀泄斥去朱熹
奏其姦佐胄怒使優人栽冠闌袖象大儒戲於上前
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佐胄未幾龜年與郡佐
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佐胄益用事
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敞者曩與佐胄同

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佐
胄計議敬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佐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
佐胄愕然因問計敬曰惟有用臺諫尔佐胄問若何
而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佐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揚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玠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佐胄之黨
汝愚之迹始危佐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
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既以元元年佐胄引
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佐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佐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衡徐範蔣傳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佐胄編置朝士以言佐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佐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衛守錢鞏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佐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
學思不從佐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佐胄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佐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禪
清議不欲顯斥熹佐胄意未快以陳胄嘗攻熹召除
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
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
逆黨佐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
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沈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
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金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佐胄拜少保封豫國公
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黜之五年佐胄侵璉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佐胄欲
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仲藝
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佐胄以周
必大為相佐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佐胄意劾
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
佐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佐胄亦稍厭前事張

字四百合十一个
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佐曹以為
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太師監惠
民局夏元中上書請佐曹立章國政佐曹繆為辭謝
乞致其仕詔不許元中放罷時佐曹以勢利盡士大
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
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佐
曹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
又佐曹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群小阿附
勢焰熏灼佐曹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

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
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佐曹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
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
必叛佐曹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
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
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
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佐曹大悅詔中
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
動抵罪至是武學生率去叩闕乞斬佐曹蘇師旦周

宋史四百七十四

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冑除平章軍國事蕭達季璧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侂冑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

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冑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冑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富代為宣撫使侂冑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冑招李璧飲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冑以為然璧乃悉

數其罪贊佐曹斌之妻日師旦請韶州斬郭倬於京
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
廬和真楊取安豐漢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室命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佐曹翰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丘室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辱
且多所要索謂佐曹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命又
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亦有許意會
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宗正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

太師平章為首師宜免繫術佐曹忿室坐罷曦反狀
聞與朝震駭佐曹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
而安丙楊巨源率義士誅曦矣佐曹連遣方信孺
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
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佐曹窮其
說乃微及之佐曹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為樞密
都承旨會其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
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佐曹意猶未

字四百九十一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
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
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
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
强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亟侂
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楨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爽不
足以儆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彝
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

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曰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璠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侈開僭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曾館子為後名琦既誅侂胄削籍

沅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言加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閻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壻實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中丞臣累官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以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方司復兼樞密院編脩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
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政
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
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遠繫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怨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
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
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金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

書舍人洪芹綴言大金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貌孫復論大金姦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金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
居住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送竄貴州團練

使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媼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妻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洙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陰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逐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器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友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勅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一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
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
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
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
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
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
金約以陳瓘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般函
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
端大啟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三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爾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誓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誘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
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李四万令十一个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斃兵百七十遂上表
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
百官郊勞如文彦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
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
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已
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宋王子
孟啓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
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
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園中
侍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

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
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河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
雄向士壁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
以覈諸兵費世雄士壁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
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
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
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
道方使廖瑩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
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
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

字四百令十
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
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
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進德編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
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
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
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
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羅浙西田
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
緡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人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硯瘠虧
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
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後事復以楮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
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自高
始滅臺諫布章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
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
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

如國計何有大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
命京尹劉良貴摺撫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
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
其所立每朝必各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為周公甫堯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
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
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
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
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
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頃日
四五至中使加賜香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
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
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
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廡坐中堂吏翁應
龍宰執充位署紙屏而已似道雖深居凡其臺諫彈劾
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第
文天祥陳文龍陸遠杜洲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
斤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
壞殆盡更事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閩監司郡守者

肆行白圖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
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
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
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
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
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
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
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
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
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縲以大

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
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
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
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
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
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
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

俘曹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
 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
 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
 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
 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
 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
 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
 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
 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
 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
 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
 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
 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
 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李可陳
 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
 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
 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燭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

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鑄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燭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公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鑄亦言之比日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

從眾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賤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潜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買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

二百四十六
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
雖死何憾拉殺之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實器效遼故事
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
振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
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盖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用賢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彌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傳權僉書樞

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并傳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兩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

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
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
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
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
且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負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
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
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
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
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
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玠傳等先已速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五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蓄反謀殺其將關勝率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
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帝國號大齊
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李傳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懋位六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用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殺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出通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落者逃歸下令太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竄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眾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
翟興也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
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相考于宋太廟
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
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
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
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洶沙官
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巨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巨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邈送豫邈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字四百一十人
月庚申李橫破賴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
長葛甲子橫引兵至賴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
下之弼遁復賴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賴昌求援
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
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賴昌橫軍
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
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
心也自剖心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
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欵

于豫文言汧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秦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
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
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
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
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
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
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
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
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

字四頁十七个
簡遣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
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鄧瓊領
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
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益稅吳仲
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
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
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
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
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
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
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
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
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
隨州礫偽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
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羅誘上
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
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泚一六合之言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
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
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

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
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
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
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
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
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
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三月
淮西將鄧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
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
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筭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
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
賊守將連舉六烽元术與劉猷合兵來援皆為世忠
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屢破之執華知
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
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
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
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

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
元术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麟領東南道行臺高
書今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
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闕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
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猷率東路兵
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
舟統之十月猷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
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
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
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

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
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鄴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
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
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
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
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
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
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
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鄴瓊執

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
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坡為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木偽稱南侵至汴給
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
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

四百令千
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
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
揚言曰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
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
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
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鄴瓊關師古各予
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
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

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
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
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
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
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
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
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
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
密諭可求代豫後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醜
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

四百今一
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暨景靈宮孟邦雄
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賊前都指
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
傳與張俊楊沂中由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
傳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
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略使死
王事正彥由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
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
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必平丁進功進武
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
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眾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
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
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
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
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
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傳先是王
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
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效民居肆為暴橫傳等恨之
 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遼復激怒諸軍
 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
 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躡躡躡衆謂薦由內侍傳自
 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
 怨之於是傳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遼王鈞甫馬柔
 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傳部分
 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由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

吳湛賊謀以善淵淵林兵天竺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

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謀反正彥手殺淵以

公圖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

盡殺之揭淵首引兵

關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傳通道其黨入奏

苗傳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

一從官扣閣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

來傳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傳

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

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
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
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
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
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
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
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絕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
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
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湏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寬宥逐統制獨不知邪傳

四百金十介
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
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
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
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言合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
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
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
勝非法泣曰臣義當死乞一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
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
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
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
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
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
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
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
引其徒一人與俱傅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
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脩將處以從官
俾通二凶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
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浚

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轡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既遣轡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慤為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
佯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

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
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轡說
二凶反正傳按劍瞋目視轡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轡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為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至
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

四百八十一
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
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
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
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柔吉將
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
至臨平見瑀柔吉同繼入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
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之謬為書遺轡言客自杭
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
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
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慕容李承造草檄告四
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癸
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
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
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
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
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
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
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

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

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阜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克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四百令二十三个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
州靖康初加集英殿脩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
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
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
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
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
大任鮮克有終美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
尹三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
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克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
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勢屬大事呂
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
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謂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
諸將稍稍憎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正
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
光世世忠懾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
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樓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碣砂特以輕
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
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乃乘數
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
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
王瓌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瓌引兵遁充軍潰金人
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
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為後
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

自飭以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充曰
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
于金為所用唐佐雅善充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
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
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
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壻韓汝惟於廣州是冬
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充猜阻肆威同
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間走歸充且副胡
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

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
敢也粘罕晒之七年命充為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
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
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
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者言其大驟改
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
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
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
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心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
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
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
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
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
悟金人犯西和王喜曾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
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
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
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母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撤葦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遠出思後
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接旆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
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季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
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
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駭之抗言
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
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
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
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
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守四百令十個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蓋
毒縣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
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
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僕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
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
十統帥遣祿初房不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
等若以遏王師佐曹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
而封之佐曹納其說吳覲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於是陳咸自斃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
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唐父中家
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恭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
義兵興州合江人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
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
貫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
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貫即曦室斬其首裂
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暉從弟親
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未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
端猶卧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

字二百七十四个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二十七
王詔

唐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
丞儀首獻于朝詔儀妻子
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
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於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